



尊重別人的活法

梅桑榆



孔子曾反覆教導他的弟子要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此語的含義是，自己所不想要的，不要強加給別人，既是「仁」的要素之一，也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恕道。孔子所說的「自己不想要的」，當然不是指物質，富豪們不

想要的捷達轎車，官員們不想要的小兩居，送給窮人，誰曰不宜？孔子指的是「不仁」的東西，譬如專制、殘暴、壓迫、虐待、猜忌、歧視等等。然而我以為，此類自己不想要的，當然不可強加於人，但自己想要的，譬如生活方式、興趣愛好、思想觀念等等，如果強加於人，同樣可能與他人或社會有害。這方面的例子，可謂多矣。

不少做父母的，要把自己的興趣愛好、價值觀念強加給孩子，從選擇什麼專業，到將來從事什麼職業，都要為其設計藍圖，制定目標，讓孩子按照自己的意圖努力奮鬥。他們不顧孩子有無興趣，有無天賦，硬逼着孩子學這學那……孩子若對強加於他的專業不感興趣，他們則軟硬兼施，或是誘之以利，或是施之以威。有的父母硬是把自己的標準強加於子女，對子女的婚戀橫加干涉，結果給子女的婚姻造成不幸。

有些人自己愛好什麼，或覺得幹什麼最有價值，便要勸說朋友倣倣。自己愛好寫作，便勸朋友也寫作；自己愛好繪畫，便勸朋友也繪畫；自己炒股賺了錢，便勸朋友也炒股。自己經商發了財，便勸朋友也經商……朋友若不聽其勸，不是說朋友胸無大志，便是說朋友太傻。勸人像自己一樣幹這幹那，其動機也是好的，孰不知人不但各有其趣，而且各有其志，你感興趣的事，別人未必感興趣，你認為有價值的東西，別人未必認為有價值。況且一個人能走通的路，別人未必走得通，若別人並無和自己一樣的才能或運氣，而受其誘惑，盲目倣倣，很可能害了別人。

有些人，特別是一些以自我為中心的男女，愛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施加於家庭成員，名之曰「改造」對方。有些宗教信徒，不但勸家裡人跟着他信仰某教，見了朋友，也要滔滔不絕地宣講教義，勸其加入信徒

的行列，有的人甚至利用權力，強行要求民衆信仰什麼、抵制什麼……他們的意圖似乎都是為別人着想，是為別人好，但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，有時甚至會給他人造成精神上的負擔或痛苦。作為一般百姓，將己之所欲施之於人，只是影響其家人、親友，範圍畢竟有限；一些自以為「造富於民」而一味蠻幹，將荒唐決策強加於民的官員，則要為害一方，而為害的範圍，與其權力大小成正比。

總而言之，每個人從小到大，幾乎都要被親友、被權威人物，或是被社會強加許多東西。

如果說以己之欲，施之於人，是不仁或不能推己及人，那麼，以己之所欲，施之於人，若是施錯了對象，結果也是一樣。古人云：「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強。」俗話說：「一個人一個活法。」己之慾，未必是人之慾，若只是一廂情願，把自己喜歡而他人不想要的東西強加於人，則是對他人的一種干涉或侵犯。我們通常認為，只要禮貌周全，就算是對他人的尊重，其實，這種尊重，只是形式上，勿將己之所欲，施之於人，不干涉別人的獨立人格和精神自由，尊重別人的意願和選擇，尊重別人的活法，才是真正的尊重。

獨角戲

鄧小秋

在戲曲中，有很多只有一個演員在舞台上表演的「獨角戲」，能讓演員充分發揮自己的演藝技術，載歌載舞，盡情表現劇中人物的思想情感與精神狀態。

揚劇有一齣《鴻雁傳書》，描寫苦守寒窓的王寶釧，十八年來，終日望夫歸來。一天，她看見空中的鴻雁向北去，不禁觸景生情，遂寫血書一封，縛於雁足，詳敘思念之情。在舞台上，只有王寶釧一人在場，從頭到尾，都是由一個演員，以出色的演唱，淋漓盡致地抒發了她内心深處複雜的思想感情。這齣戲，是著名揚劇演員高秀英的代表作，她在長達半個多小時、多達幾百句的大段唱中，字字句句都是刻骨銘心，感情充沛，生動感人。那精彩的演唱，深深地震撼了每一個在場觀眾的心靈。

京戲《拾金子》，則是丑角演員的「獨角戲」。戲中寫乞丐范陶，在街頭乞討時，拾得黃金一錠，欣喜不已。就自己獨自一人，唱起了各種戲曲、曲藝以自娛。在這個戲中，演員必須見多識廣，多才多藝，要能擅長演唱各種地方戲曲，以及許多南北曲藝的曲調，才能應付裕如。京戲名丑劉斌昆、韓金奎等，都擅長演出此劇，頗為受人歡迎。

還有，崑曲《夜奔》與《思凡》，也都是別有情趣的「獨角戲」。《夜奔》中的林沖，遭到奸臣的陷害，有國難投，只能被迫去梁山落草。就在那崎嶇坎坷的路上，林沖觸景生情，勾起了他一系

列的舊情與感慨。同樣，在《思凡》中的小尼姑，則是因為不甘寂寞，離庵回家。在路上，她也是不斷回憶當年進庵出家、空伴菩薩、吃素念經的種種無奈的複雜心情。在這兩個戲中，演員都能夠充分發揮戲曲藝術「載歌載舞」的優勢，來刻畫人物的內心感情。因為，自始至終，都是由一個演員進行表演，並且，唱做繁重，沒有喘息機會，無法讓演員稍微得到休息。

因而，在崑曲界素有「男怕《夜奔》，女怕《思凡》」之說。後來，京劇演員楊小樓學會《夜奔》以後，考慮到「獨角」演出，演員過分吃力，便加了徐寧等人，幾次領着人馬「過場」，讓扮演林沖的演員，能夠下場，稍許得到休息。另外，又增添了武生演員與開打場面，從而，也使這齣戲熱鬧得多了。

慕容羽軍的《海濱姑娘》

許定銘

原名李維克的慕容羽軍（一九二七—）是香港著名的老報人及作家，他曾當過《天下》、《東海畫報》、《文藝新地》、《中南日報》、《星報》……等報刊的編輯，他的作品雖以小說為主，但題材及類型卻是多樣化的：文藝、偵探，甚至鬼故事也有。幾十年來一直生活在文化圈內，他不單作品多，筆名也多，最常見的還有李影、巫非士、秦紅纓。事實上，他一九四〇年代在廣州報業工作時，已以筆名慕容寫作，出過小說《海角豪情》（廣州現實出版社，一九四九）、《村店》、《後門》、《海濱姑娘》、《白玉雕像》……十五個短篇，題材多樣化，這裡有抗戰走難的實錄，有江湖賣藝者的悲歌，有多角愛戀的悲劇，有社會低下層生活的苦況……慕容羽軍的視野是廣闊的，觸覺是敏銳的，故事也很吸引，難怪他的書當年很受歡迎，銷量甚佳。

說來有趣，二〇〇六年元月以前，我會多次去過草堂寺，但撰寫此文以後的幾年裡，卻一直沒能再去這處聖地。今天早上，和朋友一道前往草堂寺禮佛，第一次和獨玉如意尺相向，又一次和鳩摩羅什舍利塔咫尺相向。我雙手合什，虔誠禮拜。舍利塔身賜福，允我和玉如意、舍利塔肌膚相親。我輕輕撫摸着玉如意，輕輕撫摸着舍利塔，心中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激動，忽然想起在我的朋友、書法家治權書房裡見到一幅墨書作品：「佛在心中。」遂不禁慨嘆道：「是啊，佛在人心中，人心安寧；佛在衆人心中，天下太平……」

佛在心中，一心向善，這應該是所良善之輩的不懈追求！

草堂如意記

商子雍



如意乃佛教聖物，舊時僧人宣講佛經時，常持如意。唐人張祜《題畫僧》詩中「終年不語看如意，似證禪心入大乘」之句，即記此事。草堂寺為後秦高僧、中國四大譯經家之一的鳩摩羅什道場，寺中有八面十二層的人寶舍利塔一座，係為僧俗兩界敬重。雲南昆明劉軍先生是國內收藏之最，其家傳之南陽獨玉如意，頭鷹鳳尾，皆栩栩如生。如意長一百三十六厘米，寬十七厘米，重四十九點九公斤，其玉質高潔，其製作精美，其長度重量，國內皆少有出其右者，確係稀世之珍寶。經專家鑒定，如此意和草堂寺之鳩摩羅什舍利塔，係用同一條玉脈中採集的南陽獨玉製作。人世間竟有如此天造地設之「巧合」，劉軍先生不無功的情感。從此，舍利塔、玉如意交相輝映於草堂寺，鳩摩羅什功德，當愈加輝煌燦爛矣！

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九日晚又記：前幾天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，說是他去戶縣草堂寺禮佛，發現大雄寶殿之外公布着我寫的一則短文，接着，就轉達了寺院方丈希望我能撥冗前往的邀請。

其實，類似的電話已經不是第一次接到了。一次，正在一個小會議室開會，有人打來電話，本想悄悄接聽一下，不料手機屏蔽了鈴聲卻開啟着免提，於是全體與會者就都聽到了來電的內容：「商老師，我正在草堂寺讀您的文章呢！」並決定將如意捐贈草堂寺供養。經專家鑒定，既能讓僧俗衆親近撫摸如意，構建一道「玉爲人文」，接着，就轉達了寺院方丈希望我能撥冗前往的邀請。

公布在草堂寺大雄寶殿外的，就是上面這篇不到五百字的《草堂如意記》。二〇〇六年元月，有朋友找到我，告知雲南昆明劉軍之善舉，並囑我作文記之。我雖非佛教徒，但卻一向有向佛之心（因為，在我看來，佛教的根本精神是讓人向善），於是帶來有關的資料和照片，反覆閱讀並認真思考後，才沐手靜心，寫成此文。

在草堂寺大雄寶殿外的，就是上面這篇不到五百字的《草堂如意記》。二〇〇六年元月，有朋友找到我，告知雲南昆明劉軍之善舉，並囑我作文記之。我雖非佛教徒，但卻一向有向佛之心（因為，在我看來，佛教的根本精神是讓人向善），於是帶來有關的資料和照片，反覆閱讀並認真思考後，才沐手靜心，寫成此文。

在草堂寺大雄寶殿外的，就是上面這篇不到五百字的《草堂如意記》。二〇〇六年元月，有朋友找到我，告知雲南昆明劉軍之善舉，並囑我